資治通鑑/卷217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二百十六 ◄

資治通鑑
卷二百十七 唐紀三十三

► 卷二百十八

起閼逢敦牂，盡柔兆涒灘四月，凡二年有奇。

資治通鑑 第217卷

卷第二百一十七

【唐紀三十三】 起閼逢敦牂，盡柔兆涒灘四月，凡二年有奇。

玄宗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下之下天寶十三年（甲午，公元七五四年）

春，正月，己亥，安祿山入朝。是時楊國忠言祿山必反，且曰：「陛下試召之，必不來。」上使召之，祿山聞命即至。庚子，見上於華清宮，泣曰：「臣本胡人，陛下寵擢至此，為國忠所疾，臣死無日矣！」上憐之，賞賜巨萬，由是益親信祿山，國忠之言不能入矣。太子亦知祿山必反，言於上，上不聽。

甲辰，太清宮奏：「學士李琪見玄元皇帝乘紫雲，告以國祚延昌。」

唐初，詔敕皆書、門下官有文者為之。乾封以後，始召文士元萬頃、范履冰等草諸文辭，常於北門候進止，時人謂之「北門學士」。中宗之世，上官昭容專其事。上即位，始置翰林院，密邇禁廷，延文章之士，下至僧、道、書、畫、琴、棋、數術之工皆處之，謂

之「待詔」。刑部尚書張均及弟太常卿□皆翰林院供奉。上欲加安祿山同平章事，已令張□草制。楊國忠諫曰：「祿山雖有軍功，目不知書，豈可為宰相！制書若下，恐四夷輕唐。」上乃止。乙巳，加祿山左僕射，賜一子三品、一子四品官。丙午，上還宮。

安祿山求兼領閒廄、群牧；庚申，以祿山為閒廄、隴右群牧等使。祿山又求兼總監；壬戌，兼知總監事。祿山奏以御史中丞吉溫為武部侍郎，充閒廄逼使，楊國忠由是惡溫。祿山密遣親信選健馬堪戰者數千匹，別飼之。

二月，壬申，上朝獻太清宮，上聖祖尊號曰大聖祖高上大道金闕玄元大皇太帝。癸酉，享太廟，上高祖謚曰神堯大聖光孝皇帝，太宗謚曰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，高宗謚曰天皇大聖大弘孝皇帝，中宗謚曰孝和大聖大昭孝皇帝，睿宗謚曰玄真大聖大興孝皇帝，以漢家諸帝皆謚孝故也。甲戌，群臣上尊號曰開元天地大寶聖文神武證道孝德皇帝。赦天下。

丁丑，楊國忠進位司空；甲申，臨軒冊命。

己丑，安祿山奏：「臣所部將士討奚、契丹、九姓、同羅等，勳效甚多，乞不拘常格，超資加賞，仍好寫告身付臣軍授之。」於是除將軍者五百餘人，中郎將者二千餘人。祿山欲反，故先以此收眾心也。

三月，丁酉朔，祿山辭歸范陽。上解御衣以賜之，祿山受之驚喜。恐楊國忠奏留之，疾驅出關。乘船沿河而下，令船夫執繩板立於岸側，十五里一更，晝夜兼行，日數百里，過郡縣不下船。自是有言祿山反者，上皆縛送之。由是人皆知其將反，無敢言者。

祿山之發長安也，上令高力士餞之長樂坡，及還，上問：「祿山慰意乎？」對曰：「觀其意怏怏，必知欲命為相而中止故也。」上以告國忠，曰：「此議他人不知，必張□兄弟告之也。」上怒，貶張均為建安太守，□為盧溪司馬，□弟給事中垍為宜春司馬。

哥舒翰亦為其部將論功，敕以隴右十將、特進、火拔州都督、燕山郡王火拔歸仁為驃騎大將軍，河源軍使王思禮加特進，臨洮太守成如璆、討擊副使范陽魯炅、皋蘭府都督渾惟明並加雲麾將軍，隴右討擊副使郭英乂為左羽林將軍。英乂，知運之子也。翰又奏嚴挺之之子武為節度判官，河東呂諲為度支判官，前封丘尉高適為掌書記，安邑曲環為別將。

程千里執阿布思，獻於闕下，斬之。甲子，以千里為金吾大將軍，以封常清權北庭都護、伊西節度使。

夏，四月，癸巳，安祿山奏擊奚破之，虜其王李日越。

六月，乙丑朔，日有食之，不盡如鉤。

侍御史、俞南留後李宓將兵七萬擊南詔。閣羅鳳誘之深入，至太和城，閉壁不戰。宓糧盡，士卒罹瘴疫及饑死什七八，乃引還；蠻追擊之，宓被擒，全軍皆沒。楊國忠隱其敗，更以捷聞，益發中國兵討之，前後死者幾二十萬人，無敢言者。上嘗謂高力士曰：「朕今老矣，朝事付之宰相，邊事付之諸將，夫復何憂！」力士對曰：「臣聞雲南數喪師，又邊將擁兵太盛，陛下將何以制之！臣恐一旦禍發，不可復救，何謂無憂也！」上曰：「卿勿言，朕徐思之。」

秋，七月，癸丑，哥舒翰奏，於所開九曲之地置洮陽、澆河二郡及神策軍，以臨洮太守成如璆兼洮陽太守，充神策軍使。

楊國忠忌陳希烈，希烈累表辭位；上欲以武部侍郎吉溫代之，國忠以溫附安祿山，奏言不可；以文部侍郎韋見素和雅易制，薦之。八月，丙戌，以希烈為太子太師，罷政事；以見素為武部尚書、同平章事。

自去歲水旱相繼，關中大饑。楊國忠惡京兆尹李峴不附己，以災沴歸咎於峴，九月，貶長沙太守。峴，禕之子也。上憂雨傷稼，國忠取禾之善者獻之，曰：「雨雖多，不害稼也。」上以為然。扶風太守房琯言所部水災，國忠使御史推之。是歲，天下無敢言災者。高力士侍側，上曰：「淫雨不已，卿可盡言。」對曰：「自陛下以權假宰相，賞罰無章，陰陽失度，臣何敢言！」上默然。

冬，十月，乙酉，上幸華清宮。

十一月，己未，置內侍監二員，正三品。

河東太守兼本道採訪使韋陟，斌之兄也，文雅有盛名，楊國忠恐其入相，使人告陟贓污事，下御史按問。陟賂中丞吉溫，使求救於安祿山，復為國忠所發。閏月，壬寅，貶陟

桂嶺尉，溫澧陽長史。安祿山為溫訟冤，且言國忠讒疾。上兩無所問。

戊午，上還宮。

是歲，戶部奏天下郡三百二十一，縣千五百三十八，鄉萬六千八百二十九，戶九百六萬九千一百五十四，口五千二百八十八萬四百八十八。

玄宗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下之下天寶十四年（乙未，公元七五五年）

春，正月，蘇毘王子悉諾邏去吐蕃來降。

二月，辛亥，安祿山使副將何千年入奏，請以蕃將三十二人代漢將，上命立進畫，給告身。韋見素謂楊國忠曰：「祿山久有異志，今又有此請，其反明矣。明日見素當極言；上未允，公其繼之。」國忠許諾。壬子，國忠、見素入見，上迎謂曰：「卿等有疑祿山之意邪？」見素因極言祿山反已有跡，所請不可許，上不悅，國忠逡巡不敢言，上竟從祿山之請。他日，國忠、見素言於上曰：「臣有策可坐消祿山之謀。今若除祿山平章事，召詣闕，以賈循為范陽節度使，呂知誨為平盧節度使，楊光翙為河東節度使，則勢自分矣。」上從之。已草制，上留不發，更遣中使輔璆琳以珍果賜祿山，潛察其變。璆琳受祿山厚賂，還，盛言祿山竭忠奉國，無有二心。上謂國忠等曰：「祿山，朕推心待之，必無異志。東北二虜，藉其鎮遏。朕自保之，卿等勿憂也！」事遂寢。循，華原人也，時為節度副使。

隴右、河西節度使哥舒翰入朝，道得風疾，遂留京師，家居不出。

三月，辛巳，命給事中裴士淹宣慰河北。

夏，四月，安祿山奏破奚、契丹。

癸巳，以蘇毘王子悉諾邏為懷義王，賜姓名李忠信。

安祿山歸至范陽，朝廷每遣使者至，皆稱疾不出迎，盛陳武備，然後見之。裴士淹至范陽，二十餘日乃得見，無復人臣禮。楊國忠日夜求祿山反狀，使京兆尹圍其第，捕祿山客李超等，送御史台獄，潛殺之。祿山子慶宗尚宗女榮義郡主，供奉在京師，密報祿山，

祿山愈懼。六月，上以其子成婚，於詔召祿山觀禮，祿山辭疾不至。秋，七月，祿山表獻馬三千匹，每匹執控夫二人，遣蕃將二十二人部送。河南尹達奚珣疑有變，奏請「諭祿山以進車馬宜俟至冬，官自給夫，無煩本軍。」於是上稍寤，始有疑祿山之意。會輔璆琳受賂事亦洩，上托以他事撲殺之。上遣中使馮神威繼手詔諭祿山，如珣策；且曰：朕新為卿作一湯，十月於華清宮待卿。」神威至范陽宣旨，祿山踞床微起，亦不拜，曰：「聖人安隱。」又曰：「馬不獻亦可，十月灼然詣京師。」即令左右引神威置館舍，不復見；數日，遣還，亦無表。神威還，見上，泣曰：「臣幾不得見大家！」

八月，辛卯，免今載百姓租庸。

冬，十月，庚寅，上幸華清宮。

安祿山專制三道，陰蓄異志，殆將十年，以上待之厚，欲俟上晏駕然後作亂。會楊國忠與祿山不相悅，屢言祿山且反，上不聽；國忠數以事激之，欲其速反以取信於上。祿山由是決意遽反，獨與孔目官、太僕丞嚴莊、掌書記、屯田員外郎高尚、將軍阿史那承慶密謀，自餘將佐皆莫之知，但怪其自八月以來，屢饗士卒，秣馬厲兵而已。會有奏事官自京師還，祿山詐為敕書，悉召諸將示之曰：「有密旨，令祿山將兵入朝討楊國忠，諸君宜即從軍。」眾愕然相顧，莫敢異言。十一月，甲子，祿山發所部兵及同羅、奚、契丹、室韋凡十五萬眾，號二十萬，反於范陽。命范陽節度副使賈循守范陽，平盧節度副使呂知誨守平盧，別將高秀巖守大同；諸將皆引兵夜發。

詰朝，祿山出薊城南，大閱誓眾，以討楊國忠為名，榜軍中曰：「有異議扇動軍人者，斬及三族！」於是引兵而南。祿山乘鐵輿，步騎精銳，煙塵千里，鼓噪震地。時海內久承平，百姓累世不識兵革，猝聞范陽兵起，遠近震駭。河北皆祿山統內，所過州縣，望風瓦解。守令或開門出迎，或棄城竄匿，或為所擒戮，無敢拒之者。祿山先遣將軍何千年、高邈將奚騎二十，聲言獻射生手，乘驛詣太原。乙丑，北京副留守楊光翽出迎，因劫之以去。太原具言其狀。東受降城亦奏祿山反。上猶以為惡祿山者詐為之，未之信也。

庚午，上聞祿山定反，乃召宰相謀之。楊國忠揚揚有得色，曰：「今反者獨祿山耳，將士皆不欲也。不過旬日，必傳首詣行在。」上以為然，大臣相顧失色。上遣特進畢思琛詣東京，金吾將軍程千里詣河東，各簡募數萬人，隨便團結以拒之。辛未，安西節度使封常清入朝，上問以討賊方略，常清大言曰：「今太平積久，故人望風憚賊。然事有逆順，勢有奇變，臣請走馬詣東京，開府庫，募驍勇，挑馬棰渡河，計日取逆胡之首獻闕

下！」上悅。壬申，以常清為范陽、平盧節度使。常清即日乘驛詣東京募兵，旬日，得六萬人；乃斷河陽橋，為守禦之備。

甲戌，祿山至博陵南，何千年等執楊光翽見祿山，責光翽以附楊國忠，斬之以徇。祿山使其將安忠志將精兵軍土門，忠志，奚人，祿山養為假子；又以張獻誠攝博陵太守，獻誠，守珪之子也。

祿山至蒿城，常山太守顏杲卿力不能拒，與長史袁履謙往迎之。祿山輒賜杲卿金紫，質其子弟，使仍守常山；又使其將李欽湊將兵數千人守井陘口，以備西來諸軍。杲卿歸，途中指其衣謂履謙曰：「何為著此？」履謙悟其意，乃陰與杲卿謀起兵討祿山。杲卿，思魯之玄孫也。

丙子，上還宮。斬太僕卿安慶宗，賜榮義郡主自盡。以朔方節度使安思順為戶部尚書，思順弟元貞為太僕卿。以朔方右廂兵馬使、九原太守郭子儀為朔方節度使，右羽林大將軍王承業為太原尹。置河南節度使，領陳留等十三郡，以衛尉卿猗氏張介然為之。以程千里為潞州長史。諸郡當賊沖者，始置防禦使。丁丑，以榮王琬為元帥，右金吾大將軍高仙芝副之，統諸軍東征。出內府錢帛，於京師募兵十一萬，號曰天武軍，旬日而集，皆市井子弟也。

十二月，丙戌，高仙芝將飛騎、擴騎及新募兵、邊兵在京師者合五萬人，發長安。上遣宦者監門將軍邊令誠監其軍，屯於陜。

丁亥，安祿山自靈昌渡河，以絲亙約敗船及草木橫絕河流，一夕，冰合如浮梁，遂陷艮昌郡。祿山步騎散漫，人莫知其數，所過殘滅。張介然至陳留才數日，祿山至，授兵乘城。眾恟懼，不能守。庚寅，太守郭納以城降。祿山入北郭，聞安慶宗死，慟哭曰：「我何罪，而殺我子！」時陳留將士降者夾道近萬人，祿山皆殺之以快其忿；斬張介然於軍門。以其將李庭望為節度使，守陳留。

壬辰，上下制欲親征，其朔方、河西、隴右兵留守城堡之外，皆赴行營，令節度使自將之，期二十日畢集。

初，平原太守顏真卿知祿山且反，因霖雨，完城浚壕，料丁壯，實倉廩。祿山以其書生，易之。及祿山反，牒真卿以平原、博平兵七千人防河津，真卿遣平原司兵李平間道奏之。

上始聞祿山反，河北郡縣皆風靡，歎曰：「二十四郡，曾無一人義士邪！」及平至，大喜，曰：「朕不識顏真卿作何狀，乃能如是！」真卿使親客密懷購賊牒詣諸郡，由是諸郡多應者。真卿，杲卿之從弟也。

安祿山引兵向滎陽，太守崔無詖拒之；士卒乘城者，聞鼓角聲，自墜如雨。癸巳，祿山陷滎陽，殺無詖，以其將武令珣守之。祿山聲勢益張，以其將田承嗣、安忠志、張孝忠為前鋒。封常清所募兵皆白徒，未更訓練，屯武牢以拒賊；賊以鐵騎蹂之，官軍大敗。常清收餘眾，戰於葵園，又敗；戰上東門內，又敗。丁酉，祿山陷東京，賊鼓噪自四門入，縱兵殺掠。常清戰於都亭驛，又敗；退守宣仁門，又敗；乃自苑西壞牆西走。

河南尹達奚珣降於祿山。留守李□謂御史中丞盧奕曰：「吾曹荷國重任，雖知力不敵，必死之！」奕許諾。□收殘兵數百，欲戰，皆棄□潰去；□獨坐府中。弈先遣妻子懷印間道走長安，朝服坐台中，左右皆散。祿山屯於閒廄，使人執□、奕及採訪判官蔣清，皆殺之。奕罵祿山，數其罪，顧賊黨曰：「凡為人當知逆順。我死不失節，夫復何恨！」□，文水人；奕，懷慎之子；清，欽緒之子也。祿山以其黨張萬頃為河南尹。

封常清帥餘眾至峽，陝郡太守竇廷芝已奔河東，吏民皆散。常清謂高仙芝曰：「常清連日血戰，賊鋒不可當。且潼關無兵，若賊豕突入關，則長安危矣。陝不可守，不如引兵先據潼關以拒之。」仙芝乃帥見兵西趣潼關。賊尋至，官軍狼狽走，無復部伍，士馬相騰踐，死者甚眾。至潼關，修完守備，賊至，不得入而去。祿山使其將崔乾祐屯陝，臨汝、弘農、濟陰、濮陽、雲中郡皆降於祿山。是時，朝廷徵兵諸道，皆未至，關中恟懼。會祿山方謀稱帝，留東京不進，故朝廷得為之備，兵亦稍集。

祿山以張通儒之弟通晤為睢陽太守，與陳留長史楊朝宗將胡騎千餘東略地，郡縣官多望風降走，惟東平太守嗣吳王祗、濟南太守李隨起兵拒之。祗，禕之弟也。郡縣之不從賊者，皆倚吳王為名。單父尉賈賁帥吏民南擊睢陽，斬張通晤。李庭望引兵欲東徇地，聞之，不敢進而還。庚子，以永王璘為山南節度使，江陵長史源洧為之副；潁王□為劍南節度使，蜀郡長史崔圓為之副。二王皆不出閤。洧，光裕之子也。

上議親征，辛丑，制太子臨國，謂宰相曰：「朕在位垂五十載，倦於憂勤，去秋已欲傳位太子；值水旱相仍，不欲以餘災遺子孫，淹留俟稍豐。不意逆胡橫發，朕當親征，且使之監國。事平之日，朕將高枕無為矣。」楊國忠大懼，退謂韓、虢、秦三夫人曰：「太子素惡吾家專橫久矣，若一旦得天下，吾與姊妹並命在旦暮矣！」相與聚哭，使三夫

人說貴妃，銜土請命於上；事遂寢。

顏真卿召募勇士，旬日至萬餘人，諭以舉兵討安祿山，繼以涕泣，士皆感憤。祿山使其黨段子光繼李□、盧奕、蔣清首徇河北諸郡，至平原，壬寅，真卿執子光，腰斬以徇；取三人首，續以蒲身，棺斂葬之，祭哭受吊。祿山以海運使劉道玄攝景城太守，清池尉賈載、鹽山尉河內穆寧共斬道玄，得其甲仗五十餘船；攜道玄首謁長史李□，□收嚴莊宗族，悉誅之。是日，送道玄首至平原，真卿召載、寧及清河尉張澹詣平原計事。饒陽太守盧全誠據城不受代；河間司法李奐殺祿山所署長史王懷忠；李隨遣游弈將訾嗣賢濟河，殺祿山所署博平太守馬冀；各有眾數千或萬人，共推真卿為盟主，軍事皆稟焉。祿山使張獻誠將上谷、博陵、常山、趙郡、文安五郡團結兵萬人圍饒陽。

高仙芝之東征也，監軍邊令誠數以事幹之，仙芝多不從。令誠入奏事，具言仙芝、常清橈敗之狀，且云：「常清以賊搖眾，而仙芝棄陝地數百里，又盜減軍士糧賜。」上大怒，癸卯，遣令誠繼敕即軍中斬仙芝及常清。初，常清既敗，三遣使奉表陳賊形勢，上皆不之見。常清乃自馳詣闕，至渭南，敕削其官爵，令還仙芝軍，白衣自效。常清草遺表曰：「臣死之後，望陛下不輕此賊，無忘臣言！」時朝議皆以為祿山狂悖，不日授首，故常清云然。令誠至潼關，先引常清，宣敕示之；常清以表附令誠上之。常清既死，陳屍蘧蒢。仙芝還，至聽事，令誠索陌刀手百餘人自隨，乃謂仙芝曰：「大夫亦有恩命。」仙芝遽下，令誠宣敕。仙芝曰：「我遇敵而退，死則宜矣。今上戴天，下履地，謂我盜減糧賜則誣也。」時士卒在前，皆大呼稱枉，其聲振地；遂斬之，以將軍李承光攝領其眾。

河西、隴右節度使哥舒翰病廢在家，上藉其威名，且素與祿山不協，召見，拜兵馬副元帥，將兵八萬以討祿山；仍敕天下四面進兵，會攻洛陽。翰以病固辭，上不許，以田良丘為御史中丞，充行軍司馬，起居郎蕭昕為判官，蕃將火拔歸仁等各將部落以從，並仙芝舊卒，號二十萬，軍於潼關。翰病，不能治事，悉以軍政委田良丘；良丘復不敢專決，使王思禮主騎，李承光主步，二人爭長，無所統一。翰用法嚴而不恤，士卒皆懈弛，無鬥志。

安祿山大同軍使高秀巖寇振武軍，朔方節度使郭子儀擊敗之，子儀乘勝拔靜邊軍。大同兵馬使薛忠義寇靜邊軍，子儀使左兵馬使李光弼、右兵馬使高浚、左武鋒使僕固懷恩、右武鋒使渾釋之等逆擊，大破之，坑其騎七千。進圍雲中，使別將公孫瓊巖將二千騎擊馬邑，拔之，開東陘關。甲辰，加子儀御史大夫。懷恩，哥濫拔延之曾孫也，世為金微都督。釋之，渾部酋長，世為皋蘭都督。

顏杲卿將起兵，參軍馮虔、前真定令賈深、蒿城尉崔安石、郡人翟萬德、內丘丞張通幽等皆預其謀；又遣人語太原尹王承業，密與相應。會顏真卿自平原遣杲卿甥盧逖潛告杲卿，欲連兵斷祿山歸路，以緩其西入之謀。時祿山遣其金吾將軍高邈詣幽州徵兵，未還，杲卿以祿山命召李欽湊，使帥眾詣群受犒賚；丙午，薄暮，欽湊至，杲卿使袁履謙、馮虔等攜酒食妓樂往勞之，並其黨皆大醉，乃斷欽湊首，收其甲兵，盡縛其黨，明日，斬之，悉散井陘之眾。有頃，高邈自幽州還，且至蒿城，杲卿使馮虔往擒之。南境又白何千年自東京來，崔安石與崔萬德馳詣醴泉驛迎千年，又擒之，同日致於郡下。千年謂杲卿曰：「今太守欲輸力王室，既善其始，當慎其終。此郡應募烏合，難以臨敵，宜深溝高壘，勿與爭鋒。俟朔方軍至，並力齊進，傳檄趙、魏、斷燕、薊要膂，彼則成擒矣。今且宜聲云『李光弼引步騎一萬出井陘』，因使人說張獻誠云：『足下所將多團練之人，無堅甲利兵，難以當山西勁兵』，獻誠必解圍遁去。此亦一奇也。」杲卿悅，用其策，獻誠果遁去，其團練兵皆潰。杲卿乃使人入饒陽城，慰勞將士。命崔安石等徇諸郡云：「大軍已下井陘，朝夕當至，先平河北諸郡。先下者賞，後至者誅！」於是河北諸郡響應，凡十七郡皆歸朝廷，兵合二十餘萬；其附祿山者，惟范陽、盧龍、密雲、漁陽、汲、鄴六郡而已。

杲卿又密使人入漁陽招賈循，郯城人馬燧說循曰：「祿山負恩悖逆，雖得洛陽，終歸夷滅。公若誅諸將之不從命者，以范陽歸國，傾其根柢，此不世之功也。」循然之，猶豫不時發。別將牛潤容知之，以告祿山，祿山使其黨韓朝陽召循。朝陽至漁陽，引循屏語，使壯士縊殺之，滅其族；以別將牛廷玠知范陽軍事。史思明、李立節將蕃、漢步騎萬人擊博陵、常山。馬燧亡入西山；隱者徐遇匿之，得免。

初，祿山自將欲攻潼關，至新安，聞河北有變而還。蔡希德將兵萬人自河內北擊常山。

戊申，榮王琬薨，贈謚靖恭太子。

是歲，吐蕃贊普乞梨蘇籠獵贊卒，子娑悉籠獵贊立。

肅宗文明武德大聖大宣孝皇帝上之上

玄宗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下之下至德元年（丙申，公元七五六年）

春，正月，乙卯朔，祿山自稱大燕皇帝，改元聖武，以達奚珣為侍中，張通儒為中書令，高尚、嚴莊為中書侍郎。

李隨至睢陽，有眾數萬。丙辰，以隨為河南節度使，以前高要尉許遠為睢陽太守兼防禦使。濮陽客尚衡起兵討祿山，以郡人王棲曜為衙前總管，攻拔濟陰，殺祿山將邢超然。

顏杲卿使其子泉明、賈深、翟萬德獻李欽湊首及何千年、高邈於京師。張通幽泣請曰：「通幽兄陷賊，乞與泉明偕行，以救宗族。」杲卿哀而許之。至太原，通幽欲自托於王承業，乃教之留泉明等，更其表，多自為功，毀短杲卿，別遣使獻之。杲卿起兵才八日，守備未完，史思明、蔡希德引兵皆至城下。杲卿告急於承業。承業既竊其功，利於城陷，遂擁兵不救。杲卿晝夜拒戰，糧盡矢竭；壬戌，城陷。賊縱兵殺萬餘人，執杲卿及袁履謙等送洛陽。王承業使者至京師，玄宗大喜，拜承業羽林大將軍，麾下受官爵者以百數。征顏杲卿為衛尉卿，朝命未至，常山已陷。

杲卿至洛陽，祿山數之曰：「汝自范陽戶曹，我奏汝為判官，不數年超至太守，何負於汝而反邪？」杲卿瞋目罵曰：「汝本營州牧羊羯奴，天子擢汝為三道節度使，恩幸無比，何負於汝而反？我世為唐臣，祿位皆唐有，雖為汝所奏，豈從汝反邪！我為國討賊，恨不斬汝，何謂反也！臊羯狗，何不速殺我！」祿山大怒，並袁履謙等縛於中橋之柱而C061之。杲卿、履謙比死，罵不虛口。顏氏一門死於刀鋸者三十餘人。

史思明、李立節、蔡希德既克常山，引兵擊諸郡之不從者，所過殘滅，於是鄴、廣平、巨鹿、趙、上谷、博陵、文安、魏、信都等郡復為賊守。饒陽太守盧全誠獨不從，思明等圍之。河間司法李奐將七千人、景城長史李□遣其子祀將八千人救之，皆為思明所敗。

上命郭子儀罷圍雲中，還朔方，益發兵進取東京；選良將一人分兵先出井陘，定河北。子儀薦李光弼，癸亥，以光弼為河東節度使，分朔方兵萬人與之。

甲子，加哥舒翰左僕射、同平章事，餘如故。

置南陽節度使，以南陽太守魯炅為之，將嶺南、黔中、襄陽子弟五萬人屯葉北，以備安祿山。炅表薛願為潁川太守兼防禦使，龐堅為副使。願，故太子瑛之妃兄；堅，玉之玄孫也。乙丑，安祿山遣其子慶緒寇潼關，哥舒翰擊卻之。

己巳，加顏真卿戶部侍郎兼本郡防禦使；真卿以李□為副。

二月，丙戌，加李光弼魏郡太守、河北道採訪史。

史思明等圍饒陽二十九日，不下，李光弼將蕃、漢步騎萬餘人、太原弩手三千人出井陘。己亥，至常山，常山團練兵三千人殺胡兵，執安思義出降。光弼謂思義曰：「汝自知當死否？」思義不應。光弼曰：「汝久更陳行，視吾此眾，可敵思明否？今為我計當如何？汝策可取，當不殺汝。」思義曰：「大夫士馬遠來疲弊，猝遇大敵，恐未易當；不如移軍入城，早為備御，先料勝負，然後出兵。胡騎雖銳，不能持重，苟不獲利，氣沮心離，於時乃可圖矣。思明今在饒陽，去此不二百里。昨暮羽書已去，計其先鋒來晨必至，而大軍繼之，不可不留意也。」光弼悅，釋其縛，即移軍入城。史思明聞常山不守，立解饒陽之圍；明日未旦，先鋒已至，思明等繼之，合二萬餘騎，直抵城下。光弼遣步卒五千自東門出戰，賊守門不退。光弼命五百弩於城上齊發射之，賊稍卻；乃出弩手千人分為四隊，使其矢發發相繼，賊不能當，斂軍道北。光弼出兵五千為槍城於道南，夾呼沱水而陳；賊數以騎兵搏戰，光弼之兵射之，人馬中矢者太半，乃退，小憩以俟步兵。有村民告賊步兵五千自饒陽來，晝夜行百七十里，至九門南逢壁，度憩息。光弼遣步騎各二千，匿旗鼓，並水潛行，至逢壁，賊方飯，縱兵掩擊，殺之無遺。思明聞之，失勢，退入九門。時常山九縣，七附官軍，惟九門、蒿城為賊所據。光弼遣裨將張奉璋以兵五百戍石邑，餘皆三百人戍之。

上以吳王祗為靈昌太守、河南都知兵馬使。賈賁前至雍丘，有眾二千。先是譙郡太守楊萬石以郡降安祿山，逼真源令河東張巡使為長史，西迎賊。巡至真源，帥吏民哭於玄元皇帝廟，起兵討賊，吏民樂從者數千人；巡選精兵千人西至雍丘，與賈賁合。

初，雍丘令令狐潮以縣降賊，賊以為將，使東擊淮陽救兵於襄邑，破之，俘百餘人，拘於雍丘，將殺之，往見李庭望；淮陽兵遂殺守者，潮棄妻子走，故賈賁得以其間入雍丘。庚子，潮引賊精兵攻雍丘；賁出戰，敗死。張巡力戰卻賊，因兼領賁眾，自稱吳王先鋒使。

三月，乙卯，潮復與賊將李懷仙、楊朝宗、謝元同等四萬餘眾奄至城下；眾懼，莫有固志。巡曰：「賊兵精銳，有輕我心。今出其不意擊之，彼必驚潰。賊勢小折，然後城可守也。」乃使千人乘城；自帥千人，分數隊，開門突出。巡身先士卒，直衝賊陳，人馬辟易，賊遂退。明日，復進攻城，設百砲環城，樓堞皆盡；巡於城上立木柵以拒之。賊

蟻附而登，巡束蒿灌脂，焚而投之，賊不得上。時同賊隙，出兵擊之，或夜縋斫營。積六十餘日，大小三百餘戰，帶甲而食，裹瘡復戰，賊遂敗走。巡乘勝追之，獲胡兵二千人而還，軍聲大振。

初，戶部尚書安思順知祿山反謀，因入朝奏之。及祿山反，上以思順先奏，不之罪也。哥舒翰素與之有隙，使人詐為祿山遺思順書，於關門擒之以獻，且數思順七罪，請誅之。丙辰，思順及弟太僕卿元貞皆坐死，家屬徙嶺外。楊國忠不能救，由是始畏翰。

郭子儀至朔方，益選精兵，戊午，進軍於代。

戊辰，吳王祗擊謝元同，走之，拜陳留太守、河南節度使。

壬午，以河東節度使李光弼為范陽長史、河北節度使，加顏真卿河北採訪使。真卿以張澹為支使。

先是清河客李萼，年二十餘，為郡人乞師於真卿曰：「公首唱大義，河北諸郡恃公以為長城。今清河，公之西鄰，國家平日聚江、淮、河南錢帛於彼以贍北軍，謂之『天下北庫』；今有布三百餘萬匹，帛八十餘萬匹，錢三十餘萬緡，糧三十餘萬斛。昔討默啜，甲兵皆貯清河庫，今有五十餘萬事；戶七萬，口十餘萬。竊計財足以三平原之富，兵足以倍平原之強。公誠資以士卒，撫而有之，以二郡為腹心，則餘郡如四支，無不隨所使矣。」真卿曰：「平原兵新集，尚未訓練，自保恐不足，何暇及鄰！雖然，借若諾子之請，則將何為乎？」萼曰：「清河遣僕銜命於公者，非力不足而借公之師以嘗寇也，亦欲觀大賢之明義耳。今仰瞻高意，未有決辭定色，僕何敢遽言所為哉！」真卿奇之，欲與之兵。眾以為萼年少輕虜，徒分兵力，必無所成，真卿不得已辭之。萼就館，復為書說真卿，以為：「清河去逆效順，奉粟帛器械以資軍，公乃不納而疑之。僕回轅之後，清河不能孤立，必有所繫托，將為公西面之強敵，公能無悔乎？」真卿大驚，遽詣其館，以兵六千借之；送至境，執手別。真卿問曰：「兵已行矣，可以言子之所為乎？」萼曰：「聞朝廷遣程千里將精兵十萬出崞口討賊，賊據險拒之，不得前。今當引兵先擊魏郡，執祿山所署太守袁之泰，納舊太守司馬垂，使為西南主人；分兵開崞口，出千里之師，因討汲、鄴以北至於幽陵郡縣之未下者；平原、清河帥諸同盟，合兵十萬，南臨孟津，分兵循河，據守要害，制其北走之路。計官軍東討者不下二十萬，河南義兵西向者亦不減十萬。公但當表朝廷堅壁勿戰，不過月餘，賊必有內潰相圖之變矣。」真卿曰「善！」命錄事參軍李擇交及平原令范冬馥將其兵，會清河兵四千及博平兵千人軍於堂邑西南。

袁知泰遣其將白嗣恭等將二萬餘人來逆戰，三郡兵力戰盡日，魏兵大敗，斬首萬餘級，捕虜千餘人，得馬千匹，軍資甚眾，知泰奔汲郡。遂克魏郡，軍聲大振。時北海太守賀蘭進明亦起兵，真卿以書召之並力，進明將步騎五千渡河，真卿陳兵逆之，相揖，哭於馬上，哀動行伍。進明屯平原城南，休養士馬，真卿每事咨之，由是軍權稍移於進明矣，真卿不以為嫌。真卿以堂邑之功讓進明，進明奏其狀，取捨任意。敕加進明河北招討使，擇交、冬馥微進資級，清河、博平有功者皆不錄。進明攻信都郡，久之，不克；錄事參軍長安第五琦勸進明厚以金帛募勇士，遂克之。

李光弼與史思明相守四十餘日，思明絕常山糧道。城中乏草，馬食薦籍。光弼以車五百乘之石邑取草，將車者皆衣甲，弩手千人衛之，為方陳而行，賊不能奪。蔡希德引兵攻石邑，張奉璋拒卻之。光弼遣使告急於郭子儀，子儀引兵自井陘出，夏，四月，壬辰，至常山，與光弼合，蕃、漢步騎共十餘萬。甲午，子儀、光弼與史思明等戰於九門城南，思明大敗。中郎將渾瑊射李立節，殺之。瑊，釋之之子也。思明收餘眾奔趙郡，蔡希德奔鉅鹿。思明自趙郡如博陵，時博陵已降官軍，思明盡殺郡官。河朔之民苦賊殘暴，所在屯結，多至二萬人，少者萬人，各為營以拒賊；及郭、李軍至，爭出自效。庚子，攻趙郡；一日，城降。士卒多虜掠，光弼坐城門，收所獲，悉歸之，民大悅。子儀生擒四千人，皆捨之，斬祿山太守郭獻璆。光弼進圍博陵，十日，不拔，引兵還恆陽就食。

楊國忠問士之可為將者於左拾遺博平張鎬及蕭昕，鎬、昕薦左贊善大夫永壽來瑱。丙午，以瑱為潁川太守。賊屢攻之，瑱前後破賊甚眾，加本郡防禦使，人謂之「來嚼鐵」。

安祿山使平盧節度使呂知誨誘安東副大都護馬靈察，殺之。平盧游弈使武陟劉客奴、先鋒使董秦及安東將王玄志同謀討誅知誨，遣使逾海與顏真卿相聞，請取范陽以自效。真卿遣判官賈載繼糧及戰士衣助之。真卿時惟一子頗，才十餘歲，使詣客奴為質。朝廷聞之，以客奴為平盧節度使，賜名正臣；玄志為安東副大都護，董秦為平盧兵馬使。

南陽節度使魯炅立柵於溠水之南，安祿山將武令珣、畢思琛攻之。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